

《作為：一齣二元三部曲》

三幕不分場加一序幕的笑鬧煽動廢話吵架劇

楊維中

演員表

- 我：第一幕的我、第二幕的他、第三幕的我甲，運動者、煽動家、熱血進步青年，演員
- 他：第一幕的他、第二幕的我、第三幕的我乙，運動者、煽動家、熱血進步青年，演員
- 第三幕的他：運動者、煽動家、熱血進步青年，演員
- 我們：當中需三人演出「快說、胡說、不用說」三人組，人數不限，愈多愈好

場景

- 時間：某個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個很糟糕的時代」的糟糕時代。
- 地點：某個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個很糟糕的社會」的糟糕社會。
一般廣場等開放空間即可演出，不一定需要燈光、音響等設備輔助。或許最適合演出的舞台，是在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或凱達格蘭大道上。

劇情大綱

- 第一幕：言說與實踐－「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激動的主張危害社會最嚴重的，是各種政治語言的操弄，以及各種空洞的口號，所以聚集了我們，一同高喊「我們不要喊口號」！他出面指責我自相矛盾，然後…。
- 第二幕：立意與手段－「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和他身份互換後，我主張，危害社會的，不是口號本身，是言論自由被濫用，而為了未來社會上還能夠保有言論自由，必須現在先箝制濫用言論自由者的言論自由。他出面反對不可以箝制言論自由，我卻主張我可以有主張箝制言論自由的言論自由…。
- 第三幕：堅持與權變－「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我和他終於放下成見，一同號召我們，推動運動。但是，就在一場成功的發起的同時，卻…。

序幕

(我和他分別從左右上，在身上分別掛著標示著「我」和「他」的牌子。)

- 我： 開始了嗎？
他： 應該開始了。
我： 大家好！
他： 大家好！現在要為大家帶來的這齣戲是，《作為》。
我： 這是一部關於群眾、運動、社會改革的戲。
他： 關於青年在當代的作為的戲。
我： 我呢，是我。
他： 我呢，是我。
我： 不對，你是他。
他： 我就是我，我為什麼是他？
我： 因為我是我，所以你就是他。
他： 你說你是我，不對，你是你，我就是我。
我： 你沒有看到你身上有什麼？
他： 有什麼？
我： 有個他。
他： 是有個他。
我： 你已經被貼上標籤了，所以你就是他。
他： 那為什我要被貼標籤呢？
我： 如果你不是他的話，那這齣戲就沒有辦法演了。
他： 因為可以讓戲可以繼續演，為了讓這套可以在舞台上運作的機制可以繼續運作，所以我就該被貼標籤，我就不能是我？
我： 你本來就不是我，我才是我。你到底要不要演？
他： 要啊！
我： 你要演的話，你就必須讓這套可以在舞台上運作的機制可以繼續運作，所以你就不是你，喔，不對，你就不是我，你就必須是他。
他： 我不是我，我是他。

(在我與他對話的期間，我們慢慢從後方進場，聚在我和他後方。)

- 我： 就是這樣。(指著他) 他呢，是他。沒錯，就是他，他就是他。
他： (指著我) 而他呢，是我。他是我，我是他，(對著我) 你是我，我是他，那，他是誰呢？
我： 他就是你。

他： 喔！他，就是我。

我： 不過，我只有第一幕的時候是我。他也只有第一幕的時候是他。

他： 是的，我只有在第一幕的時候是他，他也只有在第一幕的時候是我。

我： 到了第二幕的時候，我會變成他，他會變成我。

他： 到了第二幕的時候，他就會變成我，我就會變成我。是我…我本來就是我啦，不過，在第二幕的時候，我又會變成我。

我： 然後，到了第三幕的時候又變了。

他： 又變了。

我： （對著他）其實這樣講，好像就把後面得劇情講得差不多了，就是一直變來變去嘛。

他： 是啊。

我： 講得差不多了還要演嗎？

他： 還是要演啦，你不會想要講兩句話就劇終了吧？雖然說我也頂想的。好吧！就算你講得差不多了，這樣講，人家還是聽不懂吧！

我： 其實聽不懂也沒關係。

他： 怎麼會沒關係？

我： 反正我在排演的時候就覺得，等下要演的戲，根本就沒有什麼劇情。

他： 沒有劇情那演什麼？

我： 整齣戲都是廢話跟吵架。

他： 廢話跟吵架？

我： 廢話跟吵架。

他： 這樣才好啊，大家都最喜歡看廢話跟吵架了。

我： 廢話跟吵架那裡好看？

他： 廢話跟吵架才好看。

我： 那，就演吧。

他： 就演吧。

我： 對了？

他： 怎麼了？

我： 這齣戲不會就只有我們兩個演吧。

他： 不只啊。

我： 那還有誰？

他： 還有我們啊！

我： （差點摔倒）除了我們兩個以外？

他： 還有我們啊！

我： 除了我們還是我們？

他： 對啊！

我： 這樣那有別人？

他： 有啊，有我們啊，就是我們啊。（回頭）後面那一群人，就是我們。我

來問問，你們是什麼人啊？

我們：（齊）我們是我們！

我： 喔！原來他們就是我們。

他： 對！他們就是我們。

我： 他們是我們，那我們是？

他： 我們，就是他們。

我： 我不是說他們，我是說我們。

他： 我們還是我們。

我： （恍然大悟）喔，他們是我們，我們還是我們。

他： 對，他們是我們，我們還是我們，我們不是他們。你真聰明，悟性真高。

我： （頓）我覺得我們好無聊。

他： （回頭看了看）對啊，我們從上台到現在都沒事幹，當然無聊。

（我們一齊擺出百般聊賴的模樣，大喊「無聊啊，無聊」。）

我： 我們從上台到現在一直在講話，怎麼會沒事幹？（回頭看了看我們，轉身面向觀眾）我不是說我們很無聊，我是說我們很無聊，（回頭）不過，你好像也沒說錯，我們也很無聊。（面向觀眾，納悶）對了，我們人好像不是很多？

他： 我們就只有兩個人，當然不多。

我： 我不是說我們，我是說後面的我們。

他： 喔，你說的是後面的我們，他們那一群我們，不是說我們。（瞧了瞧）是不多。不過，人不多就不能演嗎？

我： 人多一點應該比較好。

他： 既然覺得人少，那就找人啊！

我： 那裡有人？

他： （對著觀眾）前面黑壓壓的一群不是人？

我： 呵！那是觀眾啊！

他： 是啊！我不用你告訴我，我也知道那是觀眾啊！

我： 天底下那有跑龍套人不夠，就現場拉觀眾跑龍套的？又不是變魔術？

他： 變魔術也是在舞台上，我們也是在舞台上，人家在舞台可以這樣搞？我們就不可以這樣搞？

我： 變魔術是把觀眾當特別來賓啊。

他：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就不特別嗎？

我： 別的地方有這樣搞的嗎？

他： 別人演戲有沒有這樣搞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每次有遊行的前一天，要動員的時候，都是這樣亂拉人的。而且，人家既然來了，怎麼可以不參與？要搞清楚，就算他們買票來看戲，也不要以為就是老大，以為花

一點小錢，就可以養活我們這種演沒有人要看的戲的人喔！

我： 你不是說，大家都很喜欢看我們這種專演廢話與吵架的爛戲？

他： 所以大家也應該很喜歡跟我們一起吵架。（對著觀眾）來喔！來喔！我們要現場拉觀眾跑龍套喔！機會難得喔！千載難逢喔！別的地方都找不到，提著燈籠都找不著，找不著我們這種劣質的舞台表演喔！你們只要上台來，你們就會變成他們囉！只要變成了他們，也就是變成我們喔！來喔！來喔！

（他下場拉觀眾上台。我們也加入拉人的行列，將志願的觀眾，安排在我們之間。）

我： 好了！（對著觀眾）我。還有他。

他： （對著觀眾）我。還有他。

我們： 還有我們！

我和他：（齊）還有我們！

我： 我們要帶來的是一齣、掀開的是一番…

所有人：（齊）作為！

（我和他下，我們打散隊形，散亂的在舞台上，或站或坐。）

（第一幕開始）

第一幕：言說與實踐 「我們不要喊口號！」

- 我：（上）大家知道嗎？
- 我們：（齊）知道什麼啊？
- 我：大家知道嗎？
- 我們：（齊）知道什麼啊？
- 我：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嗎？
- 我們：（覺得好奇，紛紛起身，注意在我的身上）我們需要很多東西啊！可是，你不妨說說看，我們大家現在，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呢？
- 我：大家一起擦亮眼睛看看吧！看看你的身邊，看看你的四周，看看你每天的生活，看看電視螢幕，看看你手上的報章，看一看當前的局勢，看看我們的社會，看一看那些人物的嘴臉，看一看每天各式各樣的亂象。看看吧！擦亮眼睛看看吧！難道沒有人看出，我們的社會生病了嗎？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先知道，我們的社會生病了啊！
- 我們：（其中一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社會生病了啊！但是，知道了又怎麼樣呢？今天你在這邊大聲疾呼，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了，這個社會的病源在哪裡呢？你是不是同樣知道，怎麼樣根治這個社會呢？如果你已經知道了，那麼，就請你告訴我們吧！
- 我：好的，那麼，就讓我在這邊告訴大家，這個社會的病源究竟是什麼，根治這個社會的方法又是什麼。
- （清喉嚨，以演講的口吻）我們社會的狀況就是，在這個社會上，只有激情，而沒有理性，只有攻訐，而沒有包容，只有挑撥與排擠，而沒有建設，只有一時的爭端，而沒有長遠的擘畫，只有黨派之間的黨同伐異、相互仇恨，只有揭露瘡疤、人身攻擊，只有各種權謀的操弄與利益的交換，只有漫天的空頭支票，但是卻沒有任何積極的實現與具體的作為。因此，我們社會原本所擁有的豐厚資源，就在不斷的虛耗之下消磨殆盡，我們原本所擁有的成本，全都慢慢的被蠶食鯨吞、付諸流水，我們社會的運作只是在不斷的空轉，原本在這幾年來，社會應該要有更多、更長足的進步，但是實際上，我們非但沒有進步，我們是在向下沉淪，非但只是裹足不前，在全球競爭之下，我們是在退步、落伍。
- 諸位，我們還能夠讓眼前的情況繼續下去嗎？我們還能夠讓各種無意義的紛爭繼續為惡嗎？我們還能夠讓社會繼續惡化下去嗎？我們難道要等到最後不可收拾的禍害來臨之時，我們才捶胸頓足，懊惱、後悔不已嗎？諸位，難道我們希望這樣嗎？
- 我們：（齊）不想啦！我們當然是不想啦！
- 我：的確，我們當然是不想的。（以吟頌的語氣唸道）「你們渴望牛肉，但是他們只會相互扔擲皮球，你們口乾欲裂，但是他們卻要你們只去喝從議

事桌上流下的口水。」

（環顧四周）—在這裡的諸位先進賢達，平常各位都是沈默的一群，在各自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孜孜不倦的奮鬥努力，全心全意，就是為了溫飽，還有家庭的幸福，平常就算心中有多大的不滿，總是偉大的默默承受，平常就算有怎樣的怨言，也往往是咬咬牙，吞回自己的腹中。但是，現在這個黑暗的時代，已經是社會的危急存亡之秋，已經到了我們再也不能夠袖手冷眼旁觀的時候了。

因此，我下定了決心，我一定要站出來，挺身而出，做我身為這個社會一份子所應該做的事，我要說出，我在社會裡，扮演（強調）「我」這個角色的時候（頓），我所應該說的話。

我要提出我的主張，我的訴求，我的宣言。（情緒轉為更加激昂）那就是—我們要求政治回歸務實，停止撕裂這個社會，停止空洞的政治詞彙，停止操弄政治語言！

（頓足，激動）—我們不要唱高調！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頓）呃？什麼？

我：我說，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遲疑）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是的。我們不要喊口號。讓我們糾集起來、團結起來，大聲的宣布，這就是我們的主張—我們不要喊口號！

（頓，轉為平和，伸手向右方指去，我們的目光，也飄往所指的方向）看看吧。你看，這邊說，他們要「百萬人、手牽手」，他們要從國境的最北嶼，到國境的最南濱，串起一條由百萬人共同築起的人牆。

（放下手）但是，牽完了手之後呢？牽完了手之後，是不是能夠改變檯面底下的滿手骯髒？改變政客們根本不懂得用雙手做事的顛預與無能？不能，「手牽手」，只是一句口號，一句在執政能力低落的狀況下，用感性口吻應付人民的口號，一句欺騙人民、麻痺人民的口號。

他們手牽手，是要做什麼呢？喔，原來是對岸有著上千顆飛彈，所以要手牽手團結起來，要求對岸撤除飛彈，表達渴望和平的心聲。

和平，只是一句口號，你來看看這一題投票的題目：「我們人民堅持兩國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對岸不撤除瞄準我們的飛彈、不放棄對我們使用武力，你是不是同意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強化我們自我防衛能力？」呵？他們說這叫做呼籲和平，問題是，在和平的包裝之下，是購買武器，是擴張軍備，是軍備競爭，買了反飛彈裝置之後，對岸就會撤除瞄準我們的飛彈嗎？還是會用更多的飛彈，多到反飛彈裝置無法應付的數量，瞄準我們？

（憤怒）這樣叫做和平嗎？不過是一句口號！

（伸手向另一頭指去，我們的目光，也飄往所指的方向）這邊呢，他們不要手牽手，他們要心連心。（放下手）嘴巴裡頭說心連心，實際上呢？

連的又是什麼心呢？不過就是一群惡棍串連起了他們的歹心，一群利益者串連起來維護他們的利益薰心，一群衣冠禽獸串連起來他們的包藏禍心，不過說真的，他們真的能夠將這些心連起來嗎？在他們的陣營之中，其實根本沒有任何的向心，每個人都只為了爭權奪利，每個人都如狼似虎，每個人都沒安過什麼好心。

（憤怒）—「千萬人，心連心」，同樣是，口號！

（感嘆的）這邊說，「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唉！一句口號！

那這邊呢？面對這樣的口號，也只能夠改成「有夢最美、美到誰？希望相隨、衰到誰？」，把一句口號，改成另外一句口號。

「新十大建設」—口號。

「量小、質精、戰力強」—口號。

「防衛固守、灘岸決勝」—口號。

「文化創意產業」—是句口號啊，全都是口號啊。

響亮的口號，如雷貫耳的口號，震耳欲聾的口號，震聾發聵的口號，直上雲霄的口號，美麗的口號，夢幻的口號，動人的口號，甜蜜的口號…全都是口號！

他們有林林總總的口號，但是他們只能有口號，而口號畢竟是口號，口號也只能是口號。他們之間更是貧乏到只能夠以口號回應口號…。

我們：（遲疑）所以…我們…應該？（頓）

我：（轉為急切，激動）所以，口號就是一切問題的核心。

當我在這裡對各種口號大加抨擊的時候，我便已經開門見山的針砭了社會的要害，精確切中了時弊。而既然口號是一切的禍端，自然，口號就是我們首先要剷除，要對抗的對象！他們對此從來就不曾自律，所以必須要有他律，他們不曾反省，我們就必須挺身對抗！

大家，難道還不明白嗎？難道我還要繼續說明嗎？說明口號，到底危害有多麼劇烈，多麼可怕？

好吧！口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當一切有意義的議題出現在口號之前，口號可以便可以將一切吸納，佔為己用，口號就像是吸血的水蛭，只要是被他附著到了任何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事物上，最後都會被他吸的乾枯生硬。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消滅口號，因為這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必須要有的作為！因為只有在消滅了口號之後，我們才能夠真正有所作為！

所以，諸位，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簡單，那就是一

（大聲，舉手）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一些人覆和）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對！（大聲，舉手）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覆和的人增多）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對！我們不要喊口號！相信各位都已經知道了，並且熱誠的加入了我們

反對口號的行列！但是，我還沒有聽到大家的決心，來，讓我們一同下定決心！大聲的告訴自己！來！—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一體同心、齊聲吶喊）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我聽到了！我聽到大家了！但是只有我聽到，那是不夠的！我們的心聲，不能夠只有自己聽到而已，我們要讓更多人聽到，我們要讓其他的朋友們都聽到。

（面對觀眾）比方說，在我們的面前，還有著一群廣大的群眾，當中必定有著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戰友，願意和我們一同為了對抗口號而努力，但是，他們急切的要求仍然還深埋在內心中，他們還不知道我們的存在，他們還不知道，時候已經到了，來，讓我們向我們的同志們，發出我們最親切的呼喚，而能夠注意到我們。

來—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齊聲）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齊聲）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相信在我們前面的朋友，一定都聽到了我們的想法了。讓我來問一問。

（大聲，將手放在嘴邊做擴音器狀）喂！前面的朋友們，你們啊！有沒有一聽到我們啊！

（在舞台外遠遠傳來一個聲音，說「有喔—」）

我：你聽到我們說了什麼喔！

（舞台外的聲音回答，說「有啊—你們說喔—你們不要喊口號—」。我們大受鼓舞，齊聲喧嘩鼓譟。）

我：對！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齊聲）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對！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齊聲）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鼓譟的音量漸小）

我：是了，大家都聽到我們了，既然如此，親愛的朋友們，站出來吧！我想要看看你們，我們已經站出來了，但是你們呢？你們在哪裡呢？不要瑟縮在一旁，勇敢的站起來！對！站起來！對！站出來！（用手勢動作鼓勵觀眾從座位上起身）加入我們，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大聲的說—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鼓動全場，同時舞台外一同覆和）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鼓動全場）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我聽到了！我聽到了！我們聽到來自各位朋友的聲援了，但是，這樣還不夠，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現在，只有我們自己聽到，但是我們攻擊討伐的對象，還不知道我們的怒吼！我們不能只有自我催眠！我們要所有人都知道！知道什麼？我們要他們知道—（激動）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鼓動全場）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我們不要喊口號！對不對？
我們：（鼓動全場）對！
我：我們不要喊口號！好不好？
我們：（鼓動全場）好！
我：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鼓動全場）我們不要喊口號！

（在台上台下情緒亢奮到一定段落之後，背景音樂響起，準備演出〈我們不要喊口號之歌〉，這首歌使用的是高凌峰〈姑娘的酒窩笑笑〉的曲調。如果有特殊舞台道具可以使用，如燈光、乾冰，可在此時營造金光四射、瑞氣千條的特殊舞台效果，如果可以使用配樂，建議使用「那卡西」電子琴。）

〈我們不要喊口號之歌〉

我：（唱）我們現在的社會…實在很糟糕！
我們：（唱）糟糕、糟糕、我們的社會、糟糕！
我：（唱）我們的社會簡直…糟糕的不得了！
我們：（唱）糟糕、糟糕、糟糕的實在、不得了！
我：（唱）糟糕的原因就在空洞的口號！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不要喊口號—（頓）
（節奏變慢、拖尾音）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不要喊口號—

（音樂逐漸淡出，在音樂還未完全結束之前，他上場）

我：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我們不要喊口號！
他：（衝出）天啊！你們這些人，你們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

（全場肅默，音樂停）

他：（學著我之前的動作，諷刺的說）我們不要喊口號！我們不要喊口號！哼！搞什麼東西啊！我剛剛是不是聽到有人說，要大家睜開眼睛看，說著什麼…（模仿我的口氣）「看看你的身邊，看看你的四周，看看你每天的生活，看一看每天各式各樣的亂象」…結果睜開眼睛，東看看，西看看，看到了一大堆的東西，怎麼就沒有人看到，你們自己的樣子，有多麼可笑呢？

哈哈，你們說你們要反對口號，結果呢，結果你們還不是一樣在喊口號？你們跟那些喊口號的人，還不是一樣？而我真的很佩服你們耶，你們居然有辦法把「我們不要喊口號」這句話，當作是口號在喊。呵，你們所反對的事情，就是你們正在做的事情，你們正在做的事情，就正是你們所反對的事情，你們根本自相矛盾！你們根本自相矛盾！我再說一次，你們根本自相矛盾！

我們：（其中一人走出，打斷他的話，尖聲）你一胡一說！

你說我們跟那些只會喊口號的人一樣，你有什麼證據？你有證據嗎？如果你有證據的話，那你就拿出來啊！如果你沒有證據的話，那麼，你就是在這邊惹是生非，胡亂造謠！

他：（納悶）證據，這…這需要什麼證據嗎？你們的所作所為自相矛盾，這麼明顯，哪需要什麼證據？

我們：（之前發言者繼續）那，你就是沒有證據了！你就是在胡說八道！讓我好好的告訴你，我們是不可能喊口號的！反對喊口號，是我們所崇尚的理念，是我們所服膺的信條，是我們出發的宗旨，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是我們行動的準據，是我們互相勉勵的精神，是讓我們緊緊凝聚的價值，是手段，也是目的，既然如此，我們怎麼會喊口號呢？

你既然不在我們的隊伍當中，你又怎麼能夠這麼確定我們的想法，錯估我們的判斷呢？就像你說的，你根本沒有證據！我可跟你不一樣，我有的明確的信仰在背後支撐，有著清楚的理路與邏輯作為我的後盾，我還有一項我們不可能喊口號的有力證據，來，我們大家一起，把這份有力的證據，公諸世人面前，我們的證據就是一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齊聲）我們不要喊口號！

他：天啊，又來了！你們這樣根本自相矛盾嘛！

我們：（之前發言者）你一胡一說！

我們：（又一人走出，怒吼）你一快一說！

（激動而粗魯的）你一直用沒有證據的發言，胡亂摘指我們的運動，你一直用莫須有的罪名，強冠在我們的頭上，逼迫我們承認我們根本沒有做過的事情，你在這邊一直否定我們，貶抑我們，譏笑我們，唾棄我們，打壓我們，阻止我們，妨礙我們，干擾我們，杯葛我們，破壞我們，抹黑我們。你這麼做，對你來說，到底有什麼好處？你給我快點說！

他： 我哪有打算怎樣，我看到的就是你們根本自相矛盾…

我們： （之前粗魯的發言者，打斷他說話）不要廢話，快點說！你這個傢伙，你到底有什麼目的？你到底有什麼居心？你到底有什麼陰謀？你到底有什麼不軌的企圖？你到底想要幹什麼？你快說！你給我快點說！

他： 我…。

我們： （又一人站出，打斷他說話，大聲）不一用一說！

（冷冷的）你！（對著他）你根本不用說！（對著我們）我們，也根本不用聽他說！你要他說，他能說出個什麼來呢？他有什麼目的，有什麼居心，有什麼陰謀，他啊，是一定不會說的，就算他說了，他也一定不會老老實實的說，因為你沒有辦法讓他心甘情願的說，既然他心不甘情不願，自然就不會老老實實的說了，既然他不會老老實實的說，那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既然沒有什麼好說的，那何必要逼著他說呢？（對著他）既然沒有必要逼著你說，所以你就什麼都不用說，（回身）因為與其要他說，那麼，還不如讓我說，而我現在就要開始說了，請大家一起安安靜靜的，聽我一說。

他這個人啊，我已經看透他了。打從他一進來，我就對他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做了嚴謹的分析，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他講的每一句話，對我們的每一個指控，都是毫無證據，空穴來風，但是，大家有注意到嗎，他只要一開口，就一定說，唉呀什麼「你們自相矛盾」、「你們自相矛盾」的，這句「你們自相矛盾」，大家能不能告訴我，是什麼？

我們： （齊聲）口號！

我們： （之前的發言者）沒錯！就是一句口號！

這個傢伙想要誣賴我們，說我們這一群反口號行動者也在喊口號，但是他卻萬萬料想不到，他拿這一句「你們自相矛盾」構陷我們的時候，其實卻暴露了他不斷在喊口號這個事實。唉呀，我剛剛說了什麼？我剛剛是不是也說了「你們自相矛盾」，說了「你們自相矛盾」這句口號？我是堅決反對喊口號的，請原諒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喊了這個傢伙口中的口號，我真的是不得已的，我這麼做，都是為了拆穿這個傢伙的西洋鏡，揭露這個傢伙的真面目。

既然我們知道，這個傢伙嘴裡口口聲聲，都是「你們自相矛盾」這句口號，他就是一個喊口號的人，所以他之前的所作所為，便可一目了然。他是一個反動者！他是反動勢力的代表！他就是我們所反對，所要韃伐的對象！他在過去便已經用各種口號，為禍已久，他的內心當中，其實對我們是深深的恐懼，他的內心充滿用口號霸佔權力的醜陋慾望，他害怕我們奪去、闖割他所依戀的權力，而他的舉手投足之間，又全都是來自權力的傲慢，在這種傲慢當中，他慌了手腳，面對我們，他還是拿著陳舊的口號應付。（轉為激昂）可是，這是沒有用的！

從今而後，我們還會遇到更多像這樣的打擊與挫折，但是我們絕對不為

所動，對不對？

我們：（齊聲）對！

他：對極了…。

我們：（之前的發言者）各種來自口號陣營的砲火，怎能阻攔我們反口號的正義之師？來自反動陣營的星星之火，又怎能和我們反口號的日月爭輝？怎能阻止我們在逆境當中的作為？來！—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齊聲）我們不要喊口號！我們不要喊口號！

他：又來了…你們根本自相矛盾！你們根本自相矛盾！

我們：（其中一人）看！他又在喊口號了！

我們：千萬不要相信他！

我們：反口號的決心，絕不動搖！

我們：（齊）我們不要喊口號！

（喧騰一陣，他繼續為自己辯護，我則獨自走出沈思，來回踱步）

我：大家先停一停吧。聽我說幾句話。

（喧嘩逐漸停止）

我：（沈靜而感性的）我身為反口號活動的發起人，大家請聽我說幾句話。（對著他，拍拍肩膀）我剛剛聽了這位朋友的想法，我想了一想，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說不定，我們真的也犯了那些我們所反對的毛病，我們似乎真的把「我們不要喊口號」，當成了一句口號了，相信這位朋友對我們一針見血的批判，也是出自好意。而大家在這邊，為了這位朋友好意的發言而爭吵，看在我的眼裡，我是相當難過的。

我們大家不妨一同思索，我們現在相聚在這裡，是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抵制各種口號而奮鬥，為的就是讓我們的社會，從此可以擺脫各種口號的束縛，開創更美好亮麗的明天，讓社會從此不再向下沈淪，而是向上提升，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締造一番屬於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作為！能夠相聚在一起，是緣分，能夠在一起為了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更是難得的機緣，有了這樣的機緣，我們更應當好好的珍惜，難道不是嗎？我要大家停止爭吵，就是因為，要珍惜緣分，絕對不該只是口號，因為我們就是反對口號的一群，不是嗎？

我們：（齊）沒錯！

他：我的意思，也是這樣的。就是大家不要一樣，只是會空喊口號。

我們：沒錯，我們不要空喊口號。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們：（其中一人）沒錯！我們都懂了！我們不要只是空喊口號！沒錯！（帶

頭吶喊) — 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 (齊聲) 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 (帶頭者) 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 (齊聲) 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和他一臉愕然)

他： 呃！不是說不要空喊口號的嗎，可是怎麼又…

我們： (帶頭者) 沒有錯！我們不要空喊口號！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們： (齊聲) 我們不要喊口號！

(不斷喧嘩吶喊)

他： 天啊！我受不了了！我不管了！你們儘管去反口號吧！（下）

我： 唉！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如果有配樂可以使用的話，音樂進)

我們： (合唱，雄渾而緩慢) 糟糕的原因就在空洞的口號！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不要喊口號—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不要喊口號—

(第一幕完)

換幕

（我與他上，取下身上的牌子，相互交換後，戴上。）

我： 我現在變成他了。

他： 他現在變成我了。

我： 他現在是我。

他： （指者我，說）他，現在呢，是他。對，他，就是他。

我： 請大家接下來繼續欣賞，由我…

他： 還有我。

我： 由他…

他： 還有我。

我和他：（合）所繼續帶來的節目。

（我們上場。表現出與第一幕開始時一樣雜亂的狀況。）

他： 對了，還有人想要上來跑龍套嗎？我們的戲就只有三幕，如果現在不上來，就指剩下一次機會囉！

（等待觀眾上場。）

他： 好。如果您還不想跟我們上來跑龍套，你就要等到第三幕了。一等你喔！

（第二幕開始時，我與他在劇本中的身份互換。）

（第二幕開始）

第二幕：立意與手段一 「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上）有人說，我們現在的問題，在於到處都充斥了口號，所以我們當前應有的作為，就是要對抗全部的口號、排拒一切的口號、消滅所有的口號，結果呢，他最後想到要對抗口號的方式，就是不斷喊著什麼（大聲）「我們不要喊口號！我們不要喊口號！」我的天啊！這樣實在是太愚蠢了！太愚蠢了！

我們：（一擁而上，義憤填膺）的確！實在是太愚蠢了！

我：這麼愚蠢的說法，我們會去同意他嗎？

我們：（齊）不會！

我：我們是絕對不會、不會去同意他的！對不對？

我們：（齊）對！

我：沒錯，我們絕對不會同意這種說法，以及這種作法。

沒錯，這絕對不會是我們應該要有的作為。

事實上，口號不會是沒有意義的，口號本身並不是罪惡。您必須要承認，事實上，在口號當中，本身就具備了行動，因為口號清楚易懂、可以快速的打動人心，所以，口號可以幫助我們團結，凝聚我們的向心，在驚濤駭浪之中，幫助我們不被動搖，可以讓我們清楚知道我們的位置，堅定我們的立場，讓我們明確了解我們的方向，朝向我們共同的目標前進，口號更增長了我們的信心，帶領我們度過在路途上的各項重重難關，口號是用來披荊斬棘的刀鋒，口號是我們達到成功的必要措施，口號是我們樹立作為的利器！總之，口號是有意義的！

我們：沒錯，您說的，我們都欣然同意！

我：既然如此，所以，問題便不在口號本身，而是我們到底怎樣看待口號。口號是中立的，如果我們抱持著務實、積極而又冷靜的態度，那麼，我們便可以知道，口號並不是我們的敵人，口號也可以是我們的盟友，有所謂，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我們要思考的就不是怎樣對抗口號，我們不需要仇恨口號，而是怎樣善用口號！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齊）對！

我：在我們有了這樣的共同認識基礎之後，於是，我們便可以看清楚，在這個社會上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我們該反對的，不是口號，而是口號被濫用，被用在不正當的用途上，而在口號被濫用的背後，最根本的原因是，是整個言論自由被濫用！而濫用言論自由者，同時也濫用口號這項利器，所以才會導致問題更加的嚴重！更加的嚴重！

我們：言論自由？（遲疑半晌）

我們：（其中一人）啊！您說得太深奧了，您可以再多說一些嗎？

我：我們當前的社會雖然岌岌可危、搖搖欲墜，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認，那就

是我們的社會，還是有一項難能可貴的地方，就是我們還有說話的權利，我們可以在這裡，自由的、盡情的，說出我們想要說的話，我們可以吐露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哀傷，宣洩我們的憤慨、還有我們的不滿，我們也可以對各種光怪陸離的不合理現象，提出我們的建言，還有我們的針砭，做出嚴厲的指責以及無情的批判。

但是，當我們在享受這樣的言論自由的同時，相對來說，也就是一種姑息與縱容，我們於是上社會上充滿了各種似是而非的道理，各種指鹿為馬、撲朔迷離而又閃爍其詞的謊言。有些人，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四處見縫插針、造謠抹黑、挑撥煽動，對於歪理謬加讚譽，但是又對真理妄加攻訐，對於自己的各種矛盾與錯誤，或是粉飾太平、或是文過飾非、或是遮遮掩掩。

到了最後，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結果就是言論自由原本該是美好的，但是這些有心分子卻因為社會賜予他們言論自由，非但沒有為這個社會，積極貢獻他們的一份心力，卻反過頭來，把這個社會搞得是烏煙瘴氣。言論自由原本該是我們應當享受的社會發展成果，但是最後卻成為了毒害社會、讓社會不斷向下沉淪的幫凶！面對這樣的狀況，（慢）大家能不能夠告訴我，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頓）我們，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的確，或許，要怎麼改善當前的處境，實在是一個相當困難的課題，大家需要集思廣益，可能一時之間想不出來。但是，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個人已經深思熟慮了很久，大家不妨聽聽我的意見吧，我的心中，已經有了一個答案，一個我自信滿滿的答案。那就是—我們應該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懷疑）…箝制…言論…自由？

我：沒有錯！

我們：（懷疑）我們…應該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大家會懷疑我的說法，是正常的，「箝制言論自由」這樣的說法，聽起來似乎實在是過份激進，太嚇人了，但是，他們對此從來就不曾自律，所以必須要有他律，他們不曾反省，我們就必須挺身對抗！箝制言論自由是必須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非常的時代，所以我們自然必須要提出非常的手段，因為我們的出發是為了要讓社會更好，我們的立意是良好的，我們的動機是正當的，我們也自然會做出正當的作為。因為，如果我們現在不限制言論自由，最後導致少數人濫用言論自由的結果，導致整體社會的崩潰，在缺乏強有力而又穩定的社會運作下，最後，我們所有人的言論自由，都不能夠得到保障，我們最後全都會失去言論自由。

我們不可以目光短淺、只看眼前，我們需要用宏觀的角度，開闊的視野，瞭望未來，我們必須要有危機意識，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現在所做的一

切，都是為了將來，人生在世，不只是該為自己負責而已，我們還必須要為後代的子孫負責。讓我再說一次，為了將來，為了子孫，現在不箝制言論自由，以後所有人都沒有言論自由，所以…

（頓，環顧）

（大聲）

為了明天的自由！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為了明天的自由！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必須箝制言論自由！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齊）沒有錯！

我：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齊）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大聲）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大聲）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好了，雖然，我們的立場是不反對口號，不過，我們應該要更積極、更進步，我們雖然喊口號，但是，我們更要實踐口號，要超越口號。來吧！我們不要光是在這邊喊喊口號而已，我們應該要分頭行動，深入人群。在街頭巷尾，若是看到有人在濫用言論自由，我們就應該要立即剷除，如果看到了任何濫用言論自由的星星之火，我們都應該馬上撲滅，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們一定要防範於機先！來吧！我的夥伴們！來吧！我的弟兄們！行動的號角已經響起了！我們憤怒的水閘已經打開了，我們現在就要展現我們的力量，我們要像是滔滔洪水一般，湧向社會！湧向民眾！我們要撲熄所有濫用言論自由者所播下的火種！去吧！去吧！—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齊）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以及我們快速四散，從舞台上散往觀眾當中，一一向觀眾遊說著「如果現在不箝制言論自由，將來就不會有言論自由」的論點。）

（在我以及我們離開了舞台之後，開始在舞台當中設立一做為象徵「濫用言論自由者」的象徵物，可以用保麗龍板上書「濫用言論自由者」、或白布條、或保麗龍塑像等，在設計上可自由發揮，惟必須要讓觀眾了解這是代表「濫用言論自由者」的象徵手法。在裝置設立完成後，我突然發現舞台上有了這樣的裝置，做出反應，然後快速回到舞台上，並且大喊。）

我：大家看！大家看！我們要對抗的對象出現了！那邊就是濫用言論自由的人！

我們：（反應）在哪裡？在哪裡？

我：（遙指）就在那裡！

（我位在舞台上、象徵物的另外一側，而我們則快速從觀眾席上回攏，回到舞台上，聚集在我的身邊。）

我們：（議論紛紛）啊！那就是濫用言論自由的人！我們所要反對的對象，就在那邊！那麼，我們現在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示意要我們停止喧嘩。）

我：大家都看到了，眼前就是濫用言論自由的人，還記得我剛剛說過的話嘛？如果看到了濫用言論自由的狀況，我們就要立刻剷除，有任何濫用言論自由的星星之火，就應該要立刻撲滅。而現在，濫用言論自由者，就在你我眼前，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就在你我身邊發生，此情此景，你能夠忍受嗎？你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你能嗎？你能嗎？

我們：（齊，大聲）不能！

我：我們既然不能夠忍受，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當然要有行動，對不對？

我們當然要有所作為，對不對？

我們：對！

我：既然如此！行動吧！行動吧！—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齊）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話剛說完，我和我們就一道衝上前去，將象徵物推倒，然後是踐踏、搥打，最後將象徵物撕到粉碎，舞台上碎滿各式各樣的碎屑，我們一邊破壞象徵物，一邊不斷的高喊著「我要箝制言論自由」！在我們進行破壞的同時，我從人群中走出，向前，面向觀眾，我們音量稍降，我獨白。）

我：（感嘆的）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我們箝制言論自由的偉大聖戰！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終於取得了第一次的勝利！雖然，我們嚐到了勝利的戰果，的確是讓人覺得欣慰，但是，我們絕對不可以因此就滿足，我們不能夠故步自封、掉以輕心，因為，在未來，還有著無數的挑戰等著我們，還有著無數的難關，在等著我們…。

（突然傳出一聲：「夠了！」打斷我說話，我們的喧嘩聲停止。他上，我和我們，都看著他。）

他：（憤怒的）夠了！真是夠了！勝利？你剛剛說什麼？你說勝利？我根本看不出這是那門子的勝利！在我的眼中，你們的所作所為，只能夠稱得

上是反動！你們是在加速社會的惡化，加速社會的向下沉淪！你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你們怎麼會有這樣的作為？

（沉默半晌）

他： 我們當前的社會雖然岌岌可危、搖搖欲墜，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認，那就是我們的社會，還是有一項難能可貴的地方，就是我們還有說話的權利，我們可以在這裡，自由的、盡情的，說出我們想要說的話，我們可以吐露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哀傷，宣洩我們的憤慨、還有我們的不滿，我們也可以對各種光怪陸離的不合理現象，提出我們的建言，還有我們的針砭，做出嚴厲的指責以及無情的批判。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讓這個社會更加美好，那麼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繼續維護這個社會僅有的、少數的優點，不要讓這個社會，連這樣的最後一點優點都沒有。有些言論，對各位來說，實在是相當的不中聽，或許會覺得，這樣的言論，根本就是煽動、是破壞、是禍害、是毒瘤，但是，在一個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中，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會有這樣的各種言論，本來就是常態。（對著我，嚴厲的）你說，你是要為了不要讓社會失去言論自由，所以才要箝制言論自由，但是你這麼做的後果，與你所不希望發生的後果，兩者之間，又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我根本想不出、也看不出，到底有什麼不同！你說你要解決問題！但是，你根本就成為了問題本身！

（緩和情緒）我想要說的，就是這樣，請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要喊著什麼要箝制言論自由了，我真的、真的、真的，不希望再看到，不希望再聽到。

我： （刻薄的）喔？所以你要我以後都不要說，不能說，「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他： 對。可以這麼說。

我： 你要我不要說，「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他： （不耐煩）對。

我： （勃然動怒）你怎麼可以箝制我的言論自由？

他： （遲疑，欲言又止）我…？

我： 對！你就是在箝制我的言論自由！我要怎麼說我要箝制言論自由，都是我的言論自由！你不讓我說我要箝制言論自由，就是你在箝制我的言論自由，你箝制了我可以自由的去說我要箝制言論自由的言論自由！

他： （差點摔倒）我希望你不要說那種要箝制言論自由的論調，當然就是要保障言論自由，你怎麼會反過來，說，說是在箝制言論自由？

我： （義正詞嚴）你當然會這麼說了，在我們發起對抗濫用言論自由運動的時候，在我們開始打這一場箝制言論自由的聖戰的時候，我就已經預料

到，我們會遇到像你這樣的人的阻礙，你在我們面前的百般阻撓，我們都是相當清楚，我們非常清楚你和我們之間的差別，我們雖然說，我們要箝制言論自由，但是箝制言論自由只是我們的手段，但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自然就是要保障言論自由。而你呢？你看看你自己，你口口聲聲說你要保障言論自由，但是你根本就言行不一，在你說你要保障言論自由的同時，你卻根本就是在箝制我們的言論自由，到底是誰在保障言論自由？誰在箝制言論自由？一下子，便見分曉。

他：（惱羞成怒）為了要保障言論自由，我當然要反對你們這種箝制言論自由的行為，阻止你們到處散佈這種似是而非的、箝制言論自由的毒素，而且，只要是人，都會反對你們的行為！

我們：（其中一人走出，打斷他的話，尖聲）你一胡一說！我們的立場已經交待的這麼清楚了，我們的動機這麼的單純而正當，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為了保衛我們的言論自由，所以我們才要箝制言論自由，這個道理非常簡單，人人都懂，那就是，一味說著要保障言論自由的，往往是心口不一，而箝制言論自由，是保障言論自由的唯一方法。如果不箝制言論自由的話，還有保障言論自由更好的方法嗎？所以，不管你說什麼，我們，一句都不會聽，因為我們的心中，早就有了堅定的信仰，而且，因為你根本就是在胡說！在胡說！

我們：（其中一人走出，打斷他的話，走到前一人身邊，尖聲）你一快一說！不要廢話，快點說！你這個傢伙，你到底有什麼目的？你到底有什麼居心？你到底有什麼陰謀？你到底有什麼不軌的企圖？你到底想要幹什麼？你快說！你給我快點說！

他：我…。

我們：（又一人站出，打斷他說話，與前兩人站成一排，大聲）不一用一說！（冷冷的）你！（對著他）你根本不用說！（對著我們）我們，也根本不用聽他說！你要他說，他能說出個什麼來呢？他有什麼目的，有什麼居心，有什麼陰謀，他啊，是一定不會說的…算了，中間省略…（對著他）既然沒有必要逼著你說，所以你就什麼都不用說，（回身）因為與其要他說，那麼，還不如讓我說，而我現在就要開始說了，請大家一起安安靜靜的，聽我一我一說。

我們是要用箝制言論自由，保障我們未來能夠永續享有言論自由的一群，他既然反對我們，很顯然，他也就是我們所反對的對象，我們反對的是言論自由的濫用，他要不就是濫用言論自由者當中的一份子，要不就是他們的同謀、共犯，為了想要能夠繼續濫用言論自由，所以他要阻止我們箝制言論自由。甚至，其實他反對我們箝制言論自由的言論，也就是在濫用言論自由，換言之，根據我精妙的分析，他反對我們以箝制言論自由保障言論自由為由，就是以保障自由自由，箝制我們的言論自由，他就是以濫用言論自由的手段，達到可以濫用言論自由的結果！

他是一個反動者！他是反動勢力的代表！他在過去便已經濫用言論自由，為禍已久，他的內心當中，其實對我們是深深的恐懼，他的內心充滿用濫用言論自由霸佔權力的醜陋慾望，他害怕我們奪去、闔割他所依戀的權力，而他的舉手投足之間，又全都是來自權力的傲慢，在這種傲慢當中，他慌了手腳，面對我們，他還是用濫用言論自由應付。（轉為激昂）可是，這是沒有用的！

從今而後，我們還會遇到更多像這樣的打擊與挫折，但是我們絕對不為所動，對不對？

我們：（齊聲）對！

他：對個大頭…。

我們：（之前的發言者）各種來自濫用言論自由陣營的砲火，怎能阻攔我們箝制言論自由的正義之師？來自反動陣營的星星之火，又怎能和我們箝制言論自由的日月爭輝？怎能阻止我們在逆境當中的作為？來！—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齊聲）我要箝制言論自由！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他：我們應該要保障言論自由！

我們：（齊聲）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他：你們不可以箝制言論自由！

我們：（齊聲）我們有箝制言論自由的自由！

他：你們怎麼可以拿著你們的自由箝制別人的自由！

我們：（齊聲）你在箝制我們箝制言論自由的言論自由！

他：我不能讓你們用自己的自由箝制別人的自由！

我們：（齊聲）你在箝制我們的自由！你在箝制我們的自由！

他：我沒有要箝制任何人的自由！

我們：（齊聲）你不能箝制我們的自由！你不能箝制我們的自由！

我要箝制言論自由！我要箝制言論自由！

（第二幕完）

換幕

（開始時，舞台上便分別擺著兩張標示著「我」的牌子，我和他不發一語，分別從左右上，身上沒有配戴牌子，走到舞台中，分別拿起一面標示著「我」的牌子帶上，掛在胸前，然後，一齊向觀眾鞠躬，此後，第一幕的我為我甲，第二幕的我、即第一幕的他為我乙。我們此時也紛紛從左右，魚貫上場。）

我乙： 我們現在要開始演第三幕了，如果您前兩幕都沒有上台來幫我們跑龍套的話，現在…現在您已經沒有機會了，我們第三幕不打算再找人上台來了。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機會是不會等人的，很抱歉，我騙了大家，不過，相信大家都不是這輩子第一次受騙吧？

我甲： 要開始了嗎？

我乙： 開始了。

（稍做準備）

（第三幕開始）

第三幕：堅持與權變 「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我們：（站成一排，隊伍整齊，合唱〈國際金包銀〉。〈國際金包銀〉為用〈國際歌〉的曲調，演唱〈金包銀〉的歌詞，激昂雄渾。）

別人的性命是框金又包銀
阮的性命不值錢
別人呀若開嘴是金言玉語
阮若是加講話唸咪就出代誌
怪阮的落土時遇到歹八字
人是好命子阮治在做兄弟
窗外的野鳥嘛也替阮啼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雖然是作兄弟，阮心也真稀微
燒酒啊來伴阮，度啊度啊日子
過去啊的往事，不敢來提起
想欲啊回頭走，怎樣會無勇氣

我甲：（亢奮的）今天！人民終於！站起來了！
我乙：（同樣激昂亢奮）是的！我們終於站起來了！人民終於站起來了！
我們：（齊）我們站起來了！
我甲：人民終於站出來了！
我們：（齊）我們終於站出來了！
我甲：從來就沒有這樣浩大的陣容！
我乙：從來就沒有這樣壯盛的隊伍！
我甲：從來沒有一場運動，可以吸引這麼多的群眾參與！
我乙：群眾覺醒了！群眾抬頭了！群眾鳩集起來了！
我甲：就像是平地落下的一聲響雷！
我乙：就像是萬古黑暗中所竄露的一道曙光！
我甲：震撼了你我！
我們：（齊）震撼了你我！
我乙：也照亮了你我！
我們：（齊）也照亮了你我！
我甲：驚醒了你我！
我們：（齊）驚醒了你我！
我乙：也溫暖了你我！
我們：（齊）也溫暖了你我！

我甲： 人民終於站起來了！
我們： （齊）我們站起來了！我們站起來了！我們站起來了！
我甲： 今天在這裡的群眾，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貧有富、來自東南西北、來自四面八方，有著各自的不同背景，有著不同的個人歷史，有著不同的利益，在社會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平時也各自關注著不同的議題，在我們每個人之間，都有著相當不同的差異，在許多的議題上，我們之間，往往每個人都抱持著不同的觀點，甚至相互扞格，但是在今天，我們卻可以拋開、放下不同的歧見，為了一項共同的訴求，那就是，我們要一同開拓更美好的未來，打造更亮麗的明天，走出一條康莊大道，所以我們齊聚一堂，在這裡，一齊努力！
我乙： 在我們之間，有的反對一切空泛、不實際的口號，認為口號是一切禍害的根源，要求停止口水，有的呢，則是以為口號不是沒有任何意義，有的人呢，認為口號是中立的，不是口號本身是罪惡，而是口號被濫用在不適當的地方，所以要善用口號，將阻力變成助力。這樣的議題，在我們之間已經不知道爭論了多少次，我們往往會吵得面紅耳赤，而除了這個議題之外，還有著許許多多引起我們激辯的議題。但是過去這些爭執，在現在，在這個時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可以暫時放下，而我們能夠達到的，就是群眾的串連與團結！
我甲： 在放下了內部的矛盾之後，我們可以全心全意的，爭取我們共同的訴求！而今天，有這麼多人在這裡，朋友們！世界一定在注視著我們！
我乙： （大聲）注視著我們！
我甲： 在看著我們！
我乙： （大聲）在看著我們！
我們： （齊）世界！在看著我們！
我甲： 我們要邁開步伐大步走！
我乙： 我們要邁開步伐向前進！
我甲： 我們要走到街頭上！
我乙： 我們要走到大道上！
我甲： 我們要走在改革的浪頭上！
我乙： 我們要走在整個時代前！
我甲： （大聲）團結！（向前邁步）
我們： （向前邁步、整齊劃一，發出用力的、震撼的踏步聲）團結！
我乙： （大聲）前進！（向前邁步）
我們： （向前邁步）前進！
我們： （齊）團結！團結！前進！前進！團結！團結！前進！前進！

（我們齊聲演唱另一版的〈國際金包銀〉。〈國際金包銀〉為用〈金包銀〉的曲調，演唱〈國際歌〉的歌詞，演唱時帶有濃厚鼻音。）

起來吧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一沸騰！
要為真理、為真理而鬥爭！（做出瓶子碎掉的音效）
舊世界打個一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奴隸們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一無所有
我們一要做一全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耐雄耐爾一就一定要實現！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耐雄耐爾一就一定要實現！

我甲： 團結！
我們： 團結！
我甲： 前進！
我們： 前進！
我甲： 團結！團結！前進！前進！
我們： 團結！團結！前進！前進！
我甲： 只有團結才有力量！只有團結才是力量！今天，只是我們的第一次動員，我們就展現了這樣的力量，但是！我們的力量卻絕對不只如此，我們一定可以集合、號召更多的人，更多的群眾，展現更強的力量！今天，不過只是一個開始而已，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我們絕對不能夠讓今天的氣勢，在過了今天之後就瓦解，在過了今天之後就煙消雲散，一場運動，對世界、對社會，能做的改變有限，從事運動，從事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恆！
我乙： 團結！團結！前進！前進！
我們： 團結！團結！前進！前進！

（場外傳出一聲嘆氣聲，說著「唉！做錯了，做錯了，你這次真的做錯了」，他緩步而上。他背上有著一面寫著「他」的牌子，走到我們的正前方，走到我甲與我乙之間，面對我們。而之後的演出，他都是背向觀眾的。我們的視線，也都集中在他身上。）

他： 我說啊，你（對著我甲），實在是做錯了。一場運動，對世界、對社會，能做的改變有限，從事運動，從事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恆，所以從事運動，我們絕對不可以因為一時的成功動員，就從此沾沾自喜，

我們的眼光要放遠，要為更長遠的目標努力。

我在很久以前，就看到你所做了各種對抗所有口號的努力，闡述了許多對抗口號所做的論述，當時我對你的主張深表贊同，也對你的出發與熱情所打動，我深深的折服，我也相信，要改善這個社會，要創造更美好的明天，就是要停止無意義的口號，追求真正的牛肉，追求真正的公平與正義，當初感動我的，就是你所表現出的這種真誠、這種信仰與這種精神。

而要堅持改革，長期推動運動，需要的不是別的，就是這種精神，這種精神是推動運動的能量，是讓人堅持到底的動力。但是，看看現在的你，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做出這樣的事，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作為？天啊！你到底在做什麼呢？你錯了，你真的錯了！

我甲：（懷疑）我錯了？我做錯了什麼？

他：（嚴厲的）今天的你，已經不是過去的你了！我看到的你，已經背離了你過去的信仰，我看到的你，改革的熱情已經不在，進步的光環已經褪色，我看到的你，被一時的喜悅衝昏了頭，而從此掘斷了社會運動的樹根，扼殺了社會運動的成長，澆熄了社會運動的火焰，抹煞了我們所有先前的努力，將社會運動帶往極其糟糕、嚴重且不可挽回的方向。你只為了在今天能夠當上一天的英雄，就與其他與我們理念不同的人，甚至可以這麼說，完全沒有任何理念的人，黨朋結私，稱兄道弟，我們原本反對口號的訴求因此就變成被邊緣化、被模糊化，讓我們會被輕易的抹上其他的黨派色彩，我們的理念從次不能彰顯、展現。長久下去，必然會導致反對口號運動的內部矛盾，而破壞我們內部的團結，而當我們內部產生矛盾之後，我們原本的訴求與理念，就會變得更加不可為，這樣，我們最後註定會走向失敗的道路，這樣，我們不可能會有任何的作為！

我們：（聽後嘩然，議論紛紛，然後齊聲轉問他）是啊！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他：要維持長期運動的能量，要有所作為，就必須要維護內部的團結，要維護內部的團結，我們就要有清楚的認識，有明確的認知，要知道誰才是我們的朋友，誰是造成分化我們的阻礙！

我們要劃清界線，要知道現在的動員、串連、團結，都只是假象！這種團結只會造成日後的分裂，面對這樣的團結，我們必須要選擇不團結，因為只有不跟不值得團結的對象團結，才能夠維護我們內部的團結。總而言之，我想要說的，非常簡單，那就是一團結的下場就是分裂！分裂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團結！

我甲：（差點摔倒）這根本就是歪理！分裂就是破壞團結，怎麼會分裂之後會更團結？

他：（義正詞嚴）因為你的團結，根本不是真正的團結！要從虛偽的團結中分裂而出，才是真正的團結！

我甲：（大聲）你一胡一說！

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我的目標一向明確，不曾動搖，不曾改變，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就是有更多的力量參與，有更多人響應我們的理念，你怎麼可以用你那種似是而非，黑白顛倒的說法，否定我們今天在這裡的一切？你號召團結，實質根本就是在破壞團結，你根本就是在胡說？

他：我胡說？不對，你才在胡說！你說你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實際上是你剛愎自負，眼高於頂，你只醉心於自己的小小世界，但是從來就不曉得要檢視自己，你缺乏反省，你根本不知道，在其他人的眼中，你已經有了多大的變化！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反動與沉淪！你愈是說你始終如一，就更是你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的如山鐵證！更證明了，你口是心非，你根本就在胡說八道！

我甲：你一快一說！否定我們在這邊的運動，對你而言，有什麼好處？你這個傢伙，你到底有什麼目的？你到底有什麼居心？你到底有什麼陰謀？你到底有什麼不軌的企圖？你到底想要幹什麼？你快說！你給我快點說！

他：我有什麼目的？什麼居心？要我快說什麼？你要我說的，我早就說過了，我從過去就長期關心、觀察、服膺而且信從你所主張的信仰，你還要懷疑我嗎？你為什麼一心只向著外人，卻背棄了你自己的同志？我才要反問你，你現在的立場是什麼？懷疑我對你而言有什麼好處？你到底有什麼目的？你到底有什麼居心？你到底有什麼陰謀？你到底有什麼不軌的企圖？你到底想要幹什麼？你快說！你給我快點說！

我甲：不一用一說一

他：（搶答）不用說！當然不用說！我跟你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看到你的種種舉動，現在我已經對你徹底失望！甚至絕望！你說我不用說，你打壓自己同志的聲音！你不但背叛了我們，背叛了同志，更背叛了自己！

我想要表達的非常簡單，我只是好心想要告訴你，「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我對你的建議全都是出自好心，但是你對我的好心，居然是用懷疑與仇恨回應！這樣還有什麼好說的？（加強）這樣還有什麼好說的！

不過，你的所作所為，卻讓我更堅定的相信，我的想法是正確的，「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看吧！你所主張的團結，已經成功造成了你跟我之間的分裂了！你已經成功造成同志之間的分裂了！是啊！我怎麼會否定你今天的運動成果呢？你今天實在太成功了！實在是成功得不得了！

（憤怒、漸強）不說了！不說了！不說了！

（他下場。我們寂靜一陣，然後開始騷動。）

我甲： 這…。

我乙： （陷入沉思）嗯…。

我們： （其中一人，向身邊人說）你看，那邊，好像發生了內鬪？

我們： （其中一人）是啊！起內鬪了！

我們： （其中一人）是啊！那邊分裂了！

我們： （其中一人）在這樣一個應該團結的場合，竟然爆發內部的分裂！

我們： （其中一人）這樣的分裂如果繼續擴張下去，恐怕也會造成我們這邊的內部分裂。

我們： （其中一人）因為他們發生了內部分裂，所以，我們應該馬上跟他們劃清關係，這樣才能夠維護我們內部的團結。

我們： （齊）沒有錯！

我們： （其中一人）你剛剛聽到他說的話了嗎？

我們： （其中一人）都聽到了，聽得清清楚楚。

我們： （其中一人）其實我本來就不相信，我們可以與那些主張可以用口號改變社會的人合作。

我們： （齊）沒有錯！

我們： （其中一人）我們應該要相信誰呢？

我們： （其中一人）我們應該要相信（遙指他）他、還是要相信（指著我甲）他呢？

我們： （其中一人）我不知道應該要相信誰？

我們： （其中一人）我知道該相信誰。

我們： （齊）誰？

我們： （其中一人）在各種紛亂的意見中，我們必須要能夠獨立思考，我們都是可以獨立思考的人，所以，我們需要相信的，只有自己，對，我們必須要相信自己。

我們： （其中一人）那你自己相信什麼呢？

我們： （其中一人）我相信…

我們： （其中一人）相信什麼？

我們： （其中一人）我相信我們必須要堅持反對口號，所以，我們不可以與主張可以使用口號的人合作。

我們： （其中一人）我相信我們必須要以箝制言論自由維護言論自由，所以，我們內部不可以有人反對我們有箝制言論自由的言論自由。

我們： （其中一人）我只相信什麼都不可以相信！

我們： （齊）什麼都不可以相信！

我們： （其中一人）所以我們不相信他。

我們： （其中一人，對前一人）其實我也不相信你。

我們： （其中一人）看來他們的內部分裂愈來愈激烈了。

我們：（其中一人）為了我們的作為…。

我們：（其中一人）我們一定要排除這些不利運動的因素。

我們：（其中一人）我們一定要免於這些阻撓運動的障礙。

我們：（其中一人）我們一定要劃清界線。

我們：（其中一人）這樣，才能夠免於分裂。

我們：（其中一人）這樣，才能夠促進團結。

我們：（齊）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我甲：（遲疑）大家怎麼都…？

我們：（其中一人）我們要團結！

我們：（齊）我們要團結！

我們：（其中一人）所以我們要同進退！

我們：（其中一人）我們不能接受現在的路線！

我們：（齊）我們都不能夠接受現在的路線！

我們：（其中一人）我們有自己真正的理想！

我們：（其中一人）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出來！

我們：（齊）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我甲：（焦急）你們、你們到底要怎樣呢…？

我們：（齊）我們要離開了！

我甲：（焦急）你們、你們為什麼要離開？為什麼？

（我們分散成兩邊靠攏）

我們：（先是靠近我甲一側齊聲朗誦）
因為你已失去理想，早就不再像從前！
因為你不潔身自愛，自甘墮落惹人嫌！
為了繼續對抗口號，為了我們的作為！
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我甲：什麼？

我們：（靠近我乙的一側齊聲朗誦，我做出反應，回頭）
我們本就相當反對，今天一起來這邊！
你們內部反目相向，露出真正的嘴臉！
為了箝制言論自由，為了我們的作為！
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我們：（左右兩側齊聲朗誦）
你我平常水火難容，妄想合作如登天！
既然選擇改革社會，自然不怕撕破臉！

為了開創燦爛明天，為了我們的作為！
就在今夜我要離去，我立刻就要告別！

因為我們團結一心，所以我們共進退！
分道揚鑣在所難免，沒得後退沒得選！
為了開創燦爛明天，為了我們的作為！
只要繼續堅持己見，坦途一定在前面！

今天的團結是分裂！分裂是明天的團結！
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今天的團結是分裂！分裂是明天的團結！
團結的下場是分裂！分裂是為了更團結！

（有配樂的話，音樂進，我們合唱〈國際歌〉的副歌部份，緩慢雄壯。）

這是最後的團結，分裂開來到明天！
英特耐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團結，分裂開來到明天！
英特耐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我們沒有理會我甲，紛紛從左右兩側，隨意的步開舞台。）

我甲：（焦急）你們、你們…（沉默一陣，失落）你們怎麼都走光了？
我乙：（打破沉默）對啊，全都走光了。
我甲：走光了？
我乙：對啊，走光了。全部人都走光了。該結束了。
我甲：結束？結束？
我乙：對啊，該結束了。
我甲：這樣就要結束了？
我乙：（不耐煩）人都走光了，都沒有人了，為什麼不結束？
我甲：怎麼這樣就要結束了？
我乙：為什麼不可以這樣結束？
我甲：因為，好像根本什麼都沒有開始嘛（頓），為什麼就要結束了呢？
我乙：既然你不想結束，那你就當作沒有結束就好了。既然你覺得什麼都沒有開始，那麼沒有開始就不會有結束，所以別人都覺得要結束的時候，你也可以盡管覺得沒有結束。
我甲：因為人都走光了，所以就該結束了？所以如果人不走掉，那就可以繼續演，那，為什麼人都走掉了呢？

我乙：也沒有為什麼，每次有什麼成功的遊行、串連什麼的，一定馬上會出現大內鬥，也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還好啦，你演這齣戲，頂多就是遊遊行、罵罵人，如果你演的是關於革命的戲，那最後就不會只有內鬥，而是要上演內部大屠殺了，該慶幸了。喔，對了，你還記得你在第一幕的台詞嗎？

我甲：什麼台詞？

我乙：什麼「你們渴望牛肉」的那段。

我甲：記得啊，記得又怎樣？

我乙：那段台詞是從一部十九世紀的歐洲革命悲劇中抄出來的。那段台詞原本應該是「你們渴望麵包，但是他們只會擲給你們人頭，你們口乾欲裂，但是他們卻要你們只去喝從斷頭台上流下的鮮血。」

我甲：那原本是誰的台詞？

我乙：被人家幹掉的那個。那個傢伙被人幹掉之後，他老婆也一起去死了。所以你第一幕就念了戲劇史上被人幹掉的角色唸的台詞，第三幕的時候又被人幹掉，這就叫做伏筆。

我甲：無聊。

我乙：什麼無聊？

我甲：我覺得我們很無聊。

我乙：的確，我們都走光了，沒戲份了，應該是很無聊。

我甲：我不是說那個我們。

我乙：那是那個我們？

我甲：現在這裡還有那個我們？

我乙：（看了看）喔，這裡就只有我們。我們都走光了，所以，這裡就只有我們。

（沉默）

我甲：對了，我們剛剛是在演戲嗎？

我乙：算吧？

我甲：所以戲演完了？

我乙：是吧？

我甲：那這齣叫做什麼《作為》的劇本，從頭到尾除了廢話與吵架之外，還是廢話跟吵架，哪有什麼深刻的內涵？

我乙：這樣頂好的啊，娛樂性很高。

我甲：這種大爛劇對社會有什麼積極的意義？這部戲叫做什麼《作為》，什麼都沒開始就結束了，我靠，那裡有什麼作為？

我乙：那你當初就不應該花時間來演這齣戲，你可以去參與些什麼進步青年團啦、什麼水溝研究社啦、什麼民主協會聯盟組織啦，還是什麼什麼鬥陣

來著的…。

我甲：可是我就已經來演了，你要我怎樣呢？好吧，劇本就寫成這樣，之前我沒得選擇，可是我現在決定脫稿演出，我想演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我乙：你想演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我甲：嗯。

我乙：去跟那邊的管理員說，看他讓不讓你演。我們場地就只有借這麼久。

我甲：（頓）那就是叫我不演？

我乙：（奸笑）對不起，我是演員。劇本上就是這麼寫的。

我甲：這段也是劇本上的？

我乙：對。

我甲：真老套。無聊。

我乙：聽說這年頭大家熟悉的笑料不多。

我甲：那劇本裡頭還有什麼其他的笑料？

我乙：沒有了。該結束了。

我甲：那這齣戲除了吵架跟廢話之外，還有什麼？

我乙：還有一段狗尾續貂、又臭又長的廢話。也不能說是狗尾續貂啦，因為前面的戲也是亂七八糟。

我甲：說來聽聽吧？

我乙：你想聽不見得別人都想聽。（對著觀眾）你要問問看人家想不想聽。

我甲：（對著觀眾）你們想聽嗎？

我乙：很長、很無聊喔，是一段又臭又長的廢話喔！

我甲：（對著我乙）對了，我們要怎樣才能夠確定，大家想要聽你等下要說的那段話呢？

我乙：這種問題，當然要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解決。

我甲：（頓）公民投票？

我乙：對，公民投票。

我甲：那不就應該要由觀眾主動發起，怎麼會是你來發起呢？

我乙：為了決定這齣戲接下來要怎麼發展，我認為我有必要發動防衛性公投。而如果觀眾不投的話，我們就會把他們趕出這個地方，叫他們去看別人演的戲去，因為如果不投，代表的就是，他們不愛我們這齣戲。

我甲：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我乙：因為，（奸笑）我就是喜歡那種逼使所有人都一定要表態的快感。

我甲：這是你的真心話嗎？

我乙：不是，是劇本上這樣寫的。我現在就要發起防衛性公投了，大家想聽這段又臭又長的廢話嗎？

如果觀眾說不想

我乙： 他們不想聽，那就沒得演了。演完了。
我甲： 他們現在說想聽耶。
我乙： 演完了，之前說不想聽那就不講了，機會是不等人的。演完了。
我甲： 演完了？
我乙： 演完了。

如果觀眾說想

我甲： 你就唸來聽聽吧。
我乙： （清清喉嚨）那我開始了，（自言自語）奇怪，明明就要結束了，還開始什麼。開始了，（朗讀）作為。

你總是想要有所作為。
你總是想要在你所身處的時代，有所作為。
你會嚴肅而認真的鑽研討論那些一百五十年前的書，然後自詡進步，
你會比較誰最熟悉最了解最透徹那些一百五十年前的書，
然後比較誰是真的進步，誰是假的進步，誰比誰更進步。
你會在校園附近的咖啡館，一邊愜意的啜飲咖啡，一邊說，
「讓我們向資本主義革命吧！」
你崇拜切·格瓦拉，所以你購買印有他的頭像的衣裳穿在身上。
你想要批判消費，但最後你總是在消費批判，
你提出無數申論，你無懼任何對抗的反論，
但是你所說的一切其實都是悖論。
你張狂的說著你想要做什麼，但是你不知道怎麼做，
就算你做了，你也不知道你做得對不對，
而你現在做了，你也不知道未來該怎麼做，
你時刻關心時事，關心這個時代的種種議題，
而最後總是被時代所吞噬。
你在言說與實踐之間遊走，
你在立意與手段之間躊躇，
你在堅持與權變之間徘徊。
你習於抨擊別人缺乏反省，而你自己卻也同樣缺乏反省。
你總是想要有所作為，
而這就是你的作為：
你根本一事無為，
在這個時代，在這個你所身處的時代，
在這個一無可為的時代，
在這個青年一無可為的時代。

我甲：的確是廢話，也的確又臭又長。

我乙：後面還有呢。這段廢話比你想像的廢話還要廢話。

（繼續朗讀）這是一個一無可為的時代，

但是，那個時代不是如此？

所以，無論是多久以前的書，一百五十年、一千五百年前的書，

你能夠讀出意義，那就是進步。

你就算是在消費批判，但是你卻也意識到了你要批判消費，

即使你的一切申論都是悖論，但是你還是勇於申論，

你勇於迎接各種反論。

你在言說與實踐之間遊走，

你在立意與手段之間躊躇，

你在堅持與權變之間徘徊，

而就算你不知道你該怎麼做，但是你想做，

就算你不知道做得對不對，但是你的確做了，

就算你不知道未來怎麼做，但是你現在的卻是努力的做。

雖然你總是在缺乏反省的狀況下，批評別人缺乏反省，

但是你明確知道，這個世界的確缺乏反省。

你雖然一事無為，

但是你卻想要有所作為。

你總是想要有所作為。所以

請保持你的作為，

請維持你的作為，

請堅持有所作為，

在這個一無可為的時代。

在每個一無可為的時代。

我甲：後面這一段還頂積極、頂光明的。

我乙：其實就像你去聽羅大佑一整個晚上都很悲苦的演唱會一樣，他最後的一首歌，一定都是明天會更好，就算是這樣，也是廢話啊，不過，算是比較積極、光明的廢話吧。這整齣戲全都是吵架跟廢話。

我甲：所以呢？

我乙：所以我們應該要有所作為！

我甲：我們要有所作為。

我乙：我們要改變時代！

我甲：我們要改變時代。

我乙：還要改變社會！

我甲：還要改變社會。

我乙：（語氣激動）不單只是坐而言，不單只是坐著看戲，我們還要起而行！

我甲：的確。

我乙： 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甲： 的確。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乙： （激動）我們不要喊口號！我們不要喊口號！
我甲： （沉默半晌）對。（頓）我們的確不要喊口號。說的真對。
（頓）接下來，還有嗎？
我乙： 沒有了。這樣會讓你比較有結束的感覺嗎？
我甲： 並沒有。我總覺得我可以再繼續開始些什麼。
我乙： 我已經決定要結束了。我可以決定這齣戲怎麼開始，我也可以決定這齣戲什麼時候結束。（強調）我（停頓）可以決定一切的開始，（強調）我（停頓），也可以決定一切就此結束。
我甲： 結束了嗎？
我乙： 結束了。

（我甲和我乙一同扯下身上標有「我」的牌子，用力摔在地上，分別從左右下場。無論觀眾有沒有要求聽前面我乙的那段獨白，我甲與我乙，都必須做出這一段扯下身上牌子的動作。如果有燈光可以使用，先燈暗，然後燈亮數秒鐘，舞台上什麼都沒有，就是只有兩面寫有「我」的牌子，然後燈暗。）

（第三幕完）

（全劇終）